



友谊花

友谊花

肖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友 谊 花

肖 琦 著

责任编辑：骆之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2,000 印张：5.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9·1241 定价：0.49元

目 录

一、苦孩子	(1)
二、金钥匙	(7)
三、舒老狼	(11)
四、跟革命走	(17)
五、忆苦	(21)
六、战友情	(27)
七、新来的文书	(34)
八、杨上士	(40)
九、李家洞剿匪	(48)
十、到朝鲜去	(57)
十一、安东街头	(64)
十二、第一天	(70)
十三、万人坑前	(76)
十四、机场友情	(82)
十五、灯光	(87)
十六、独臂政委的回忆	(92)
十七、血写的誓言	(97)
十八、向我开炮	(101)

十九、初战牛尾洞.....	(107)
二十、平常的事.....	(113)
二十一、全心全意.....	(118)
二十二、到天德山去.....	(123)
二十三、祖国万岁.....	(128)
二十四、送粮.....	(134)
二十五、好妈妈.....	(138)
二十六、新的家.....	(145)
二十七、倔爷爷.....	(150)
二十八、元旦.....	(157)
二十九、舍身救崔瑾.....	(164)
三十、友谊花开.....	(17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一、苦 孩 子

在湖南省新化县桐子村的高山石岩间，有一片古老的樟柏和松树林，树林中东一间茅棚，西一片竹篱，星星点点散居着几十户人家。山村的早晨看不见炊烟，庄稼人喝一碗隔夜煮下的野菜汤，啃两个生红薯，没等鸡叫头遍，就摸黑下地了。

从村中走出一个干干瘦瘦的孩子，两道剑眉，眼珠儿象黑色的玻璃球浸在清水里，滴溜滴溜转来转去，腰里掖着一把制作得相当精巧的弹弓。这就是八岁的罗盛教。他手提竹篮，聚精会神地在雪青色、粉红色的小野菊间寻觅着，一边挖野菜，一边采野果子吃，一串串紫珠子似的野葡萄，染红了他的牙齿和舌头。他那被露水浸湿的打满补丁的裤脚上，粘着许多鬼针子和带小钩的毛球。

“牛司令——”抓螃蟹、掏鸟窝的小伙伴张学中嚷着走来，疑惑地瞅瞅盛教，“咦，你的牛呢？”

这句话捅到心尖上，小盛教霎时变了脸色，他咬住嘴唇，眼角涌出来两颗晶莹的泪珠。张学中慌了神儿，赶着问：“出事儿啦？”

“牛，牛！”小盛教抬袖往脸上一抹，忿忿地跺脚嚷道，“歪嘴保长，他，他抢走了我家的牛！”

张学中“呸”了一声，跟着难过起来。

“学伢子，那真是一条好牛呵！”小盛教默想着心事，心里象网了一团缠脚的乱草。这孩子，五、六岁便开始放牛。他喜欢抓几把树叶，替老黄牛搔痒，刷得牛身上毛光水滑。他常常攀岩越岭，去割老牛最爱吃的最鲜最嫩的青草。老黄牛也喜欢喷着鼻儿跟他亲热，还懂得他的各种手势和口令。每次回家，小盛教把柴刀插在腰间，骑在牛背上，后面还吊着两捆大柴禾，一路上打着山歌。叔叔伯伯们见了，都一边笑着一边让路：“呵，牛司令回来啦！”

罗家祖祖辈辈为地主当牛做马，累断了几代人的筋骨，才从石头缝里开出来几块荒地。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躬腰拉犁时，总盼着自己要有条牛。为了牛，盛教的曾祖父三十多岁便吐血累死。爷爷一辈子勒紧裤带，一口口从嘴里往外省，咽气前还叫人刨出钱罐数了数，不够三条牛腿，老人眼巴巴盯住小盛教的爸爸罗迭开，人死了还合不上眼皮。罗迭开披星戴月，往地里洒下十年泥汗，硬撑着买回了这条牛。小盛教刚学走路的时候，爸爸笑哈哈对他说：“走吧，有了土地有了牛，肯下力气不发愁。”说不发愁，爸爸的眉头偏偏越皱越紧。不光是他家，乡里呢，除了几户财主，今天有人投河，明天又有人吊颈，没有一家不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盛教四岁那年，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叔叔、姑姑和一个叔公，惨死在逃荒路上，爸爸无法，含泪忍痛卖掉了牛和仅有的六分地。不久，贺龙、任弼时带领的红军开进新化县境，打富济贫，放粮救灾，天又亮了。罗迭开一家不再讨饭，他们又开出了几块荒地，买回了那

条牛。

以后，红军开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整穷人，光那苛捐杂税的名目，就有九九八十一一种。一天，伪乡长和保长陈远聪串通一气，半夜三更闯进罗家抓壮丁。他们把盛教的二叔抓到师管区去折磨死了，把三叔逼跑了，又把爸爸捆到乡公所，硬逼着爸爸出六十块光洋买一个壮丁。出不起钱，歪嘴保长就把牛抢走了。

想到牛，全家人都睡不着。小盛教半夜里隔着窗格看见爸爸呆呆地站在空牛栏前，嘴里含着烟管，一个劲儿吸着，烟芯子一红一红地发亮，映得脸颊上那泪珠象是一滴滴鲜血……

盛教正脸色忧郁地想着心事，对面岩上，一位砍柴的老公公打起山歌来了。悲凉苍劲的歌声，声声敲击着这个苦孩子的心灵。

坐在一旁的张学中转转眼珠，随手捏出个形态丑恶的泥人儿递给伙伴：“你看，象不象歪嘴保长？”盛教看看，将泥人的嘴儿往旁边一捏，笑了。

孩子们喜欢用泥巴捏成日本鬼子、汉奸、财主、保长，让它们受到种种惩罚。张学中把泥人搁到远处枝头，转身招呼盛教：“盛伢子，快报仇！”盛教掏出弹弓，略一瞄准，“嗖”的一声，圆圆的石子儿飞出去，将泥捏保长击得粉碎。两个孩子一下子忘掉了烦恼，乐得拍手齐唱：

保长恶，

保长坏，

歪嘴保长把人害……

唱了一阵，张学中掏出本封皮包得花花绿绿的新书，亲亲热热搂住伙伴说：“不放牛了，跟我一块儿上学去吧。”小盛教翻看书上的图画，眼睛亮了起来。他早就想和别的孩子一块上学读书，可爸爸总是摇头摆手说：“那，谁放牛呀？”

山路上传来孩子们的歌声。

张学中拍拍书包，参加进小学生的行列，转身叮嘱伙伴：“盛仔子，快跟你爹讲讲去呀！”小盛教眼巴巴瞅着伙伴们上学去了，心中十分羡慕：“他们读得，我也读得！”说着，把嘴一抿，撒开光脚丫子往家里跑。

罗迭开夫妇伤心了一夜，也盘算了一夜。没等东方露出鱼肚白，他俩又摸上锄头，出门去开荒。当孩子风风火火地奔来，一个劲儿嚷着要上学读书时，穷夫妻俩愣住了。罗迭开叹口气，摇了摇头，往手心上吐口唾沫，又一声不吭干起活来。小盛教固执地扯住爸爸的衣襟，急得满脸绯红：“爸爸，我要读书！”爸爸正烦着，抬手将孩子掖了个趑趄。小盛教受了委屈，栽在妈妈怀里放声痛哭。山间峡谷里，回响着孩子的愤懑与不平：“我——要——读——书——！”

妈妈心疼地哄慰儿子：“乖乖，你还小呵！”

“还小呀？”孩子更不服气，“楚才跟我一样大，都上学两年啦！”

“楚才家是财主，比不得呵！”

“偏要比！”盛教小嘴撅得能拴头牛，说：“楚才懂什么？把生

葱当成了大蒜。我会放牛、割草、锄地、打柴、挖野菜，力气比他大，他读得，我也读得！”

妈妈深深叹口气，望着高高的狮子山出神：人世间的不平呵，象是压在家门口的那座大山！爸爸动了感情，扔开锄头，将微微发颤的手抚在孩子头上说：“盛伢子，爸爸做梦也在盘算，总想叫你早些上学，能活得象一个人。”他停了一下，叹口气又说，“可现在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有钱缴学费呀？你看看你妈——”爸爸指指面容憔悴、怀着身孕还挣扎着下地的妈妈，眼圈儿一红，说不下去了。

小盛教一下子想起爸爸妈妈许多苦处，心中又急又慌，赶紧拉住妈妈的手说：“妈，你歇着，往后我替你干活。我……我……我再也不想读书了。”

妈妈瞅瞅懂事的孩子，心如刀绞。一九三一年阴历三月初五，娘身上掉下来这块肉；八年了，当娘的没能让孩子吃过一顿饱饭，没给孩子缝过一件新衣裳。娘心疼得哭了。

“唉！”爸爸长叹一声，“都怪人穷命不好！”

小盛教迷惑地问：“什么叫命呵？命能不能变好？”

这个旧中国朴实、贫苦的青年农民，被儿子问得张口结舌，过去的经历，使他自己也难于断定，“命”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变好。可是他没有别的路走，艰难的生活，逼出了他求生存的韧劲，磨就了他图发展的狠劲。他固执地操起锄头，狠命地挖了一下说：“舍得下苦力气，锄头就能挖掉穷命！”

“真的？”小盛教高兴地跳了起来，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花。

一九三八年的狮子山下，在一块贫瘠的大地上，久久回响

着小盛教那稚嫩而又倔强的呼喊：

“下苦力气——”

“挖掉穷命——”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二、金 钥 匙

北风凛冽，雪花飘飘。黄昏时节，山路上早已断了行人。

“放下，叫你爹回家过年。”妈妈拦住正要出门的盛教，抢过他手中锄头，脱下自己的烂袄替盛教披上。她想了想，又将锄头还给孩子，说：“带上也好，山里有狼。”盛教把家里唯一的棉袄退给妈妈，然后解下腰带，拿了捆稻草往胸前和背后一扎，笑嘻嘻跑了。

近些日子，偏僻山村里，出现了远方来的难民，传来了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向南逼进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乡长、保长趁机大做壮丁生意，逼得许多人家拔锅卖屋。罗迭开虽然早就为缴“替身税”搞光家当，歪嘴保长却翻脸不认，硬说他是“逃兵”，又要抓他当壮丁。他想跑，又实在丢不下这个家，只好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藏躲起来。

小盛教在新开垦的荒地里等爸爸。北风象刀子一样刮呀，刮呀，刮得他坐不住，便举锄挖了起来，他已经跟爸爸开了三年荒，磨秃过五把锄头，数不清流过多少黑汗。

“盛伢子！”爸爸从洞里走出来，轻轻地喊着。

“爸爸！”盛教听到喊声，兴奋地迎上去，掏出红薯粑粑塞到爸爸手里，说：“这一期壮丁满啦，他们都开到师管区报到

去了。”

“嗯。”罗迭开嚼着冻硬的红薯粑粑去摸锄头。盛教拖住锄头不放，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妈要你回家过年。”

“过年？年可不是穷人过的。”罗迭开苦笑一下，眉头又结成疙瘩：“不躲兵了，还有催租逼债的呢！”是啊，富人过年，穷人过关。风雪中，父子俩无声无息地又举起锄头，一锄又一锄挖着，仿佛要挖掉这世界的~~不平~~。

东方露出鱼肚白，盛教的肚子里咕咕乱叫，又累又饿，忽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刚刚捶好的田坎上。爸爸忙丢下锄头，从怀里掏出悄悄为孩子留下的半个薯粑粑，一点点塞进盛教嘴里。慢慢地，盛教睁开眼，抬起头来。他躺在爸爸怀里，望着对面的狮子山出神，好一会儿，小盛教突然问道：“爸爸，那片金钥匙，到底在狮子山下，还是在地里？”有的老人告诉他，世界上有那么一把金钥匙，它能够打开穷人身上的枷锁。那片金钥匙被人压到狮子山底下了。爸爸的讲法跟人家不同，说金钥匙不在狮子山下，就埋在他们开荒的这片地里，拼命挖下去，说不定哪天能挖出宝贝。从此后，盛教的眼睛总是留神锄头底下。可是他和爸爸挖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连金钥匙的影儿也没看见，更没有挖掉穷命。他怀疑了。

“我早就说过，是在地里呀！”爸爸有股倔劲，依然那样回答：“金钥匙就埋在这地里！”

“不！”盛教鼓起两只眼睛，吃力地站了起来，这是他三年来头一次提出跟爸爸不同的见解，又苦恼又激动地嚷：“我不信！”

过了几天，大雪封门，舅外公坐到盛教家的火塘边烤火。

舅外公五十多岁，性情豪爽，红军进新化那一年，在县城里干过赤卫队，盛教从记事起，一见面总缠着要他讲故事。这时候，小盛教又谈起那片金钥匙，急切地向舅外公询问它的下落。

舅外公沉吟着，把长长的烟管吸得巴巴响，瘦削的脸上流露出惊异的神色。

盛教鼓起眼睛催促道：“舅外公，你说呀。”

“金钥匙不在地里，也不在狮子山下。”舅外公眯着眼，磕磕烟灰说：“它飞了，飞远了。”

盛教的呼吸急促起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飞到山那边去了。”他叭嗒口烟，深思了一会，转向罗选开说：“你还记得乙亥年吗？”

谁能忘记那些火红的岁月啊！替穷人打天下的红军，自湘鄂西根据地北上抗日，路过新化，红五军团司令部和红六军团司令部扎在县城，贺龙总指挥到了上团乡里……罗选开慈厚地怀念地笑了笑。他瞅瞅盛教，是呀，那一年盛教才四岁，还不懂事。后来，盛教大一点，罗选开见孩子刨根问底，生怕他听了闯祸，所以从不摆谈这些事情。

“孩子受了磨，学会动脑筋啦，”舅外公抚摩着盛教的头，“来，我给你讲讲金钥匙的故事——红军卖盐……”

“红军是红的吗？”盛教迫不及待地问，“是一片钥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

“听我讲呀。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用枪杆子来挖掉穷命！”舅外公叭嗒口烟，接着又讲了起来：

“那是甲戌年大旱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更没有盐吃，当

官的趁机贩盐赚大钱，一石谷卖八块光洋，买一百斤盐要十四块。老百姓吃不起盐，有的得怪病，有的浑身发白。红军进城后，没收了盐贩子三万多斤盐，派了个班长亲自上街卖盐。他那个盐卖得怪，富人买盐原价不变，十四块大洋一百斤，穷人买盐，三块钱一百斤，有时还一块钱一百斤。乡里人进城，一担柴禾也换得百十斤盐，实在没钱的，他干脆把盐送给人家。红军卖盐的事象长了翅膀，飞到了乡里。乡里人成群结队地进城，一边买盐，一边看红军打土豪、杀恶霸、出大告示。一下子闹红了全县。嗨，那个红火劲呀！那一年我五十岁，还打着光棍，搭帮红军才讨上个堂客……这红军呀，就是你讲的那个金钥匙。”讲到这里，舅外公盯住罗迭开，又瞅瞅父子俩用三年时间开出的那块巴掌地，脸上露出说不上是怜悯还是嘲笑的神情：“你说锄头能挖掉穷命，你家祖祖辈辈摸锄头，怎么还没有拼掉这个穷命？”——罗迭开听了舅外公这一席话，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一句话，问得罗迭开张口结舌。红籍卖盐的故事，象一道灿烂的阳光，深深照进了孩子那幼小的心田。

三、舒老狼

爸爸拼着老命节省，送小盛教读过一年半书。因为缴不起学费，盛教被赶出学校大门。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外躲壮丁的三叔回乡探亲了。三叔已经在湘西的乾城县所里镇安家，答应带盛教到山沟外边糊口谋生，争取有个上学读书的机会。一九四六年春天，十四岁的盛教远离家乡，随三叔来到所里镇，在焕华瓷铁铺当学徒。他一边做工一边刻苦自学。秋季开学时，仅仅读过一年半书的盛教连跳三级，考进了省立九师附小六年二期。他起早熬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学习上的种种困难，在小学毕业考试中，名列全班第三，被保送升学。一九四七年春季，盛教和他小学时代的同学吴竹平一起，进了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

在仪式隆重的开学典礼上，矮矮胖胖衣冠楚楚的校长吴少魁慷慨陈词，大骂中国落后，社会腐败，鼓吹“传道解惑”、“教育救国”时，曾经使一年级新生罗盛教产生不少幻想。可是，他很快发现在这金字招牌的后面，原来是一堆腐朽不堪的污泥臭水。

吴少魁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的爪牙，弟弟在伪中央教育部当督学老爷。他仗着这两块牌，一手遮天，把个九师

变成了吴记公司。他让三弟当了训育主任，老婆当了女生指导员，舅子当事务主任，一个姓舒的童子军教官和自称“天字第七号”的特务分子、数学教员黄某，也都是他的心腹。这些党棍仗着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作靠山，胡作非为。吴少魁的舅子总管财经，专门克扣上边拨来的教育经费，挪用教员薪水和学生伙食费，去做粮食、桐油生意，大搞投机倒把，同时还开“地下钱庄”，放高利贷。学生吃不饱饭，霉米中常常吃出苍蝇、老鼠屎，吃得许多人得胃病、拉肚子。稍有不满意，即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赶出学校。学生们恨不过，背地里骂吴少魁是“学贩子”，骂他夫妇俩是阎王跟前的一对蜡台。另有一些教师，只要肯在讲坛上吼几句“戡乱救国”，哪怕狗屁不通，错字连篇，也会被捧作“学术界权威”。

学生中间不仅穷富界线分明，汉族学生和苗族学生也经常械斗。有钱人家子弟，多是腰挎手枪的三青团员，小小年纪便学着吃喝嫖赌，考试交白卷，老师也不敢不送他个八、九十分。这算是什么学校呵！

这天刚下课，级长敞开花衬衫儿，嬉皮笑脸地朝正往外走的一个姓向的女同学挤去，那女同学吓得忙往旁边一闪，“咣！”无意间，摔碎了盛教桌上当砚池用的新瓷碗。正在解代数方程式的罗盛教，气呼呼地抬起头来：“谁打烂我的碗？”“我……”那女同学急得讲不出话来。

男生欺侮女生，是旧社会学校的一种流行病，有些痞里痞气的男同学没事也要找女孩子的麻烦。这时，那级长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挤眉弄眼，呵呵大笑。大家知道，盛教虽然穷困，但